

第五十三

凡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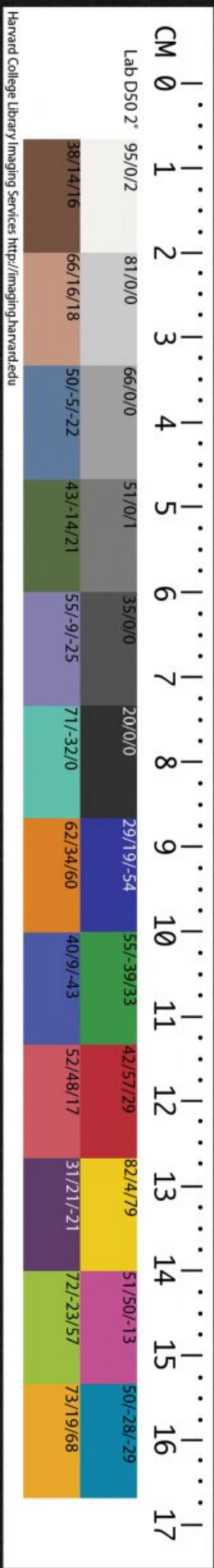
起丁巳唐昭宗乾
寧四年盡丙寅唐
昭宣帝天祐三年

54

CHINESE-PAKISTANI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資治通鑑綱目



巳可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三

唐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毀諸

丙寅丁巳歲順宗乾寧四年

凡十年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唐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毀諸
丙寅丁巳歲順宗乾寧四年
凡十年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東京圖書館珍藏印

觀瀾閣

起丁巳唐昭宗乾寧四年盡丙寅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凡十年

唐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三省曰皆嗣正也。

睦。韶。韓。代宗之後。彭。肅宗之後。陳。文宗之後。史皆逸其名。及其世系劫車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

不入。令諸王詣建。建不之見。表請勒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援開元天寶舊制。不

令諸王出閣。上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軍。即安聖。捧宸。保寧。宣化也。

顯有厚薄。偏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韓建安識書

語。李巨川教之耳。宜其不免於誅也。乞皆罷遣。詔亦從

之。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集覽。捧日。軍

號也。都頭。猶言部將。石門扈從。功第一。扈衛也。前年王

行約等作乱。上以李筠兵自衛。幸石門鎮。建復奏斬之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建既幽諸王於別第。上意不悅。乃

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書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建既幽諸王於別第。上意不悅。乃

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書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建既幽諸王於別第。上意不悅。乃

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書

奴詳里切

溜音之

條音笛
徑乙角切
朴匹各切
信巨乙切

碑音低
西川詳見
唐代宗永
秦元年周
鳳翔見周
顯王八年

唐昭宗乾寧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法唐自武宗四宗無書立太子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

子者於是復書亦自是終矣

襲兗州克之朱瑾奔淮南

引水為深壕以自固師古等為浮梁夜濟瑄棄城走野

人執之以獻三省曰僖宗中和二年朱瑄得鄆州至是

而亡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

康懷貞守兗州自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

以給軍食徐州九域志兗州南一百一十里即徐州界

全忠遣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獲瑾妻

子瑾及儼等帥其眾奔淮南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

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荅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約

為兄弟以見之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他日汴

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奴長婦曰奴又兄弟之

妻相乎曰奴互相尊稱之辭也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

於是鄆齊曹棟天平軍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

鄆齊曹棟天平軍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

武軍鄭滑濮宣義軍此五鎮之地也惟王師範保淄青

亦服於全忠淮南舊善水戰不知王建遣華洪將兵攻

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

東川名曰王宗綽孫偃朱朴罷

信克鄆州擒蔣勛

全忠以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州

節度使王建將兵五萬攻東川李茂貞表其罪故貶之

功

後世宣

貞亦不受代李茂貞之狡悍豈肯以鳳翔授人涉險而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韓建奏諸王

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三省曰周書云制治於

未亂建奏引之李巨川之碑也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

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

救兒集覽宅家稱天子也義取光宅天下三王家天下

李濟翁資暇集曰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故曰宅

家建盡殺之以謀反聞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

無札瘥天關之患左傳札瘥天昏注大疫曰札小疫曰

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莊子背負青天而莫之失關疏

云失折也闕者聖塞無生氣也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

地之間況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

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未流之若

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孫歟集覽詩文王

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公傳曰詒遺也武王以善

謀遺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此云未孫者謂未能遠

謀及孫正誤按孫為孫順之義發明韓建藩臣也季述

閹奴也通王滋等皇子也以皇子之貴而臣僕殺之如

斃音避

幽州見漢

光武建武

九年

三省曰單上

演切姓也又

都寒切亦姓

也元魏孝文

帝改代北內

入諸渴單氏

為單氏

史言李克用

輕敵不得

天時故敗

干將見漢

唐昭宗乾寧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斃犬豕禍亂至此極矣此而觀之則知九月李克用攻

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

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

徵兵於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

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

之三省曰為克用計者先率河東之甲以勤王事定之

後然後移兵臨燕以問罪劉仁恭安所逃其死乎不知

出此遽與忿兵其敗宜矣仁恭遣其將軍可及引兵逆

戰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可及輩何足

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

澗據新書木瓜澗亦在蔚州界河東兵大敗克用醒而

泣音利
軟色洽切

音堆
玉敦之敦

梓州見漢
孺子櫻初
始元年梓
憶徒濫切

唐昭宗乾寧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三

覽盟盤禮記泣牲曰盟疏云割牲左耳盛以珠冬十月
盤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軟血讀書敦孟也

以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馮智舒曰鎮國唐之軍名

唐復為鎮國軍宋改為鎮潼軍金改為金安軍元復為

華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匡國唐之軍名治同州五

代梁改忠武軍後唐復為匡國軍宋改定國軍屬未興

路金屬京兆府元仍為同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復以王建為西川

節度使○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初建與彥暉五十

德權言於建曰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皆陷以厚利

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

暉勢益孤至是建攻梓州益急彥暉自殺三省曰僖宗

梓州乾寧二年王建始攻東川傳至弟彥暉至是而滅建入

兵尚七萬人建以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清口全忠大

王宗滌為畱後

敗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

西五十里葛從周壁安豐三省曰安豐漢六縣故城在

縣南後漢置安豐縣至唐屬壽州九以志曰安豐縣在

州東南六十餘里蓋唐之壽州治壽春縣即六朝壽陽

之地五代之末周世宗克壽州徙治下蔡故宋朝安豐

在壽州東南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

拒之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朱

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為惑眾斬之瑾以

倉黃失措
忽遽貌見
洪武陽韻
三省作蒼

冬十月

唐之軍名

治同州五

代國軍屬

宋改定國

軍屬未興

路屬西安

府

復以王建

為西川

節度使

王建克

梓州

顧彥暉

自殺

初建與

彥暉五十

里

德權言於

建曰東川

羣盜多據

州縣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唐昭宗乾寧四年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復以王建為西川

節度使○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

德權言於建曰東川羣盜多據州縣

彥暉皆陷以厚利

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若遣人諭賊帥

以禍福來者賞

暉勢益孤至是建攻梓州益急

彥暉自殺

三省曰僖宗

梓州乾寧二年王建始攻東川

傳至弟彥暉至是而滅建入

兵尚七萬人建以朱全忠擊楊行密

戰于清口全忠大

王宗滌為畱後

敗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

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

西五十里葛從周壁安豐

三省曰安豐漢六縣故城在

縣南後漢置安豐縣至唐屬壽州

九以志曰安豐縣在

州東南六十餘里蓋唐之壽州

治壽春縣即六朝壽陽

之地五代之末周世宗克壽州

徙治下蔡故宋朝安豐

在壽州東南全忠自將屯宿州

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

拒之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

汙下不可久處不聽朱

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

古以為惑眾斬之瑾以

五千騎引度趣其中軍士卒倉

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

駭亂行密乘勝追擊之殺溺殆

盡還者不滿千人全忠亦

奔還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

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

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

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

料賞之錢萬緡賞其勝筭先定

表領鎮海節度行密待

承嗣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

其尤者賜之故二人者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唐昭宗乾寧四年

四

黎州見漢
成帝綏和
二年黎陽

雅州見唐
太宗貞觀
二十二年

覘音正切
詞木正切

考異施上
漏為字

施州見唐
中宗嗣聖
三年

始無書立后者於是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王潮以弟

復書亦自是終矣於是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王潮

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南詔驃信舜

怨色朝寢疾捨其子命審知以詔書報之集覽驃信舜化

化上書南詔上書朝廷欲以詔書報之南詔驃信舜

小夷不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

間有淺蠻三部三省曰黎雅西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

使曉南詔而蠻反受南詔賂訶成都虛實集覽訶伺候

朱察之名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

諸蠻紛擾建絕其賜斬押牙山行章以懲之三省曰州

示諸蠻亦除舊務盡邛峽之南不置障戍謂邛峽關以

南也蠻亦貶張道古施州司戶右拾遺張道古上疏

不敢侵盜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先朝封域日

陛下登極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

慶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

終為賊臣所有也三省曰漢唐之亡誠如張道古之言

上怒貶之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昭宗處張道古之中猶

午戊

世史正綱
曰乾寧五
年八月以
後光化元

宣義見唐
德宗貞元
二年義成

軍平見漢
天平見漢
明帝永平
五年東平

猶

罪言者其
亡宜矣

唐光化元年春正月詔復李茂貞

姓名官爵罷諸道兵書法書詔病昭宗也其病之何茂

關矣以謝罪免之故至於再犯關既命孫偓致討矣已

而欲以請罪免之藩臣而敢於一再犯關其請罪豈真

誠哉乃欲移之西川使覃王代其任此令果能行於茂

貞乎其不受代可知也則又悻悻然削奪官爵發兵討

之未及奏功而尋有復爵罷兵之詔矣舉措如以韓建

此宜茂貞有以易而悔之也故綱目備書之

為修宮闕使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逼乘

迎駕與建皆懼請修復宮闕奉全忠營洛陽宮累表

代宗廣德元年
洛州見漢
武帝元狩
四年廣平

河東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

新傳見
春秋左傳
魯莊公十
一年
旅拒見唐
憲宗元和
四年
魏博見漢
成帝綏和
二年
祝昌六切

唐昭宗光化元年
梁都於此。號東京。開封府。唐晉漢周及宋皆因之。金初
改為汴京。後復遷都焉。元初改為汴梁路。本朝仍改
開封府。隸河南道。以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多為羣盜
所據。殷得潭邵二州。而

已為馬殷盡。劉仁恭取滄景德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
取諸州。張本。劉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之。彥威奔汴州。與仁恭爭鹽
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之。彥威奔汴州。與仁恭爭鹽

州。以守文為留後。兵勢甚盛。併幽滄兩鎮之兵。故勢益
盛。有并吞河朔之志。為守文求旌節。未許。會中使至。范
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夏四月。朱全忠
長安。本色耳。何為見拒。其恃慢如此。

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洛邢磁州。秋八月

車駕至長安。遣使宣慰河東宣武。上欲藩鎮輯睦。以

為河東。汴州。宣慰使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九月。錢鏐

忠不從。三省曰。朱全忠兵力方強。故不從。九月。錢鏐
克蘇州。錢鏐使顧全武攻蘇州。城中食盡。淮南所署刺

後。梁之

梁之縣名。為會稽郡。以山為名。隋屬吳郡。唐屬蘇州。宋
屬平江府。元性為崑山州。本朝降為縣。屬蘇州府。全

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復斬侮全武。集覽。斬侮。左

傳。宋公斬之。杜預曰。戲而相愧。曰。斬。服虔曰。恥而惡之。

曰。斬。全武怒。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乃降。羸兵不滿

百人。三省曰。秦裴以三千人取崑山。而守之。及其降也。

羸兵不滿百人。則其兵死於戰守者殆盡。其存者僅二

十之一耳。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又為旅拒。對曰。裴義

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鏐善其言。顧全武以勸宥之。

時人稱全武長者。三省曰。顧全武甚識而度。所以能佐

錢鏐。保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軍中推其子以王審知

據一方。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軍中推其子以王審知
為威武節度使。冬十月。王珙殺前常州刺史王祝。祝
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過陝。節度使王
珙延奉。甚至。請敘子姪之禮。祝固辭。珙怒。三省曰。珙以
祝同姓。年輩在前。且入相。請敘子姪之禮。以親結之。
而祝辭不受。珙以祝薄其門地。本出寒微。而絕之也。故
怒使送者殺之。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三省曰。唐十一
之威令不行。藩鎮暴橫。王祝罹其虐殺。而不敢問。

唐昭宗光化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六

潞州見周
三年上十
黨

辰音倚

未巳

月以羅紹威為魏博節度使○十二月李罕之據潞州

朱全忠表為節度使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

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今遽二三朝野之論必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俟還

鎮當更為公論功耳罕之不悅復求小鎮養疾克用亦

不許罕之鬱鬱及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擅引澤

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三省曰澤州北至潞州一百六十

李嗣昭將兵討之自此李克用不能與朱全忠爭邢洛

完取澤州既掩李罕之不備且俾其家史言李

嗣昭用兵有方略全忠表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唐二年春正月崔胤罷以陸辰同平章事○劉仁

後王初中

闔扉音盒

氏上紙切

琮祖宗切

洞音窩

中萬餘戶盡屠之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
州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李思安將兵
救魏仁恭遣守文及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伏兵
逆戰陽却守文逐之伏發大敗之斬可及殺獲三萬人
守文僅以身免可及驍將也燕軍由是喪氣李克用輕
單可及而有木瓜澗之敗劉仁恭輕李思安而單可及

喪元是以用兵者戒於輕敵時葛從周將精騎已入魏
州仁恭攻館陶門館陶門魏州城北門由此門出趣館
陶縣因以為門名從周出顧門者闔扉死戰仁恭復大
敗集覽門者閭人也闔閉也扉戶扇也既出城後回顧

不振而全忠益橫矣三省曰幽并之兵勢皆挫故全忠

益橫從周乘勝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拔遼州

將陳章號陳夜又俗言陰府有鬼使曰夜又時人以陳

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

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馮智舒曰洞渦河名源出太
原府樂平縣西四十里從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西
流至壽陽縣界入黑水經榆次合涂水又西至徐溝縣

搃職瓜切

昭義見周

赧王五十

三年上黨

潘音煩

潘音煩

刈音义

庚申

唐昭宗光化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七

入汾水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搃擊之。隆馬主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從夏六月。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從朱全忠請也。周亦引還。

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珙性猜忍。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為麾下所殺。推都將李

璠為留後。都將朱簡復殺璠而代之。秋七月。馬殷拔道州。殷遣李唐攻道州。賊帥蔡結伏兵于隘。擊破之。唐曰。

璠所恃者山林耳。乃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八月。李克用拔潞州。潞州朱全忠遣張存敬

擒結斬之。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以李嗣昭代之。李罕之

死。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

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德倫宵遁。三省曰。賀德倫之兵。既不得出城。芻牧城外。禾黍又空。糧援俱絕。宜

共遁也。克用表九月。以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孟遷為留後。

唐三年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城。陽城塹。三省曰。

晉陽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徒官切

粹蒼沒切

濯朱全忠之攻逼也。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滄州。全忠遣葛從周

拔德州。圍滄州。仁恭復遣使求救於河。六月。以崔胤同

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以救之。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

之稱。為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

疾。各結藩鎮。以相傾。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

勢未可粹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以道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消。善者以漸培其根。則久

而自長。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恨之。遺朱全忠

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相。之。照搏崖州司戶。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振

中外。宦官皆側目。為劉季述。韓全誨之。亂張本。胡氏曰。昭宗在位十有二年。載其人。才可知。已父矣。王搏為相累

唐昭宗光化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八

擄音求切
擠于禮切

贊音實

贊音實

唐昭宗光化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八

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言。足以擄其急。促之禍。已為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集覽。暗。昏昧也。度。謀也。當是時也。非貴戚之可也。秋七月。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

李克用遣兵攻邗洛。以救滄州。汴軍敗還。○九月。以徐

彥若為清海節度使。崔胤以彥若位在已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三省曰。徐彥若可謂

知遙增。擊而去之之意者。時藩鎮皆為疆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崔遠罷。以裴

贊同平章事。○朱全忠攻鎮州。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

官周式詣全忠請和。曰。鎮州密邇太原。三省曰。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鎮州西距太原四百三十里。困

於侵暴。李克用自得河東以來。屢攻趙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

命。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全忠笑。從之。帳中曰。與公戲耳。周式

之說。朱全忠猶屈完之說。齊桓公也。而當時汴鎮攻守之勢。誠亦如此。全忠易怒為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

卷之七

書

其妻

勅渠京切

害也。乃遣使入見鎔。鎔以其子為質。全忠引還。朱全忠取瀛景莫州。成德判官

王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

勝兼服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擊劉仁恭。拔瀛景莫

三州。胡氏曰。張澤為王鎔謀。若智而愚。舍近附遠。一愚也。舍忠功。附姦賊。二愚也。反覆棄信。三愚也。說朱公合

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向背耳。以強弱為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

善計也。馬殷取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可也。嶺。武德四年。始安置。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

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璠掠縣民耕牛宰犒軍。縣民

怨之。為瓊導以襲秦城。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為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融。離。音融

之間。遺址尚存。石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閣。羣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為桂林象郡。而

戍兵乃止湘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

唐昭宗光化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九

離音融
甃側救切

靜江見秦
始皇三十

桂州見秦
始皇三十

也擒可璠。遂圍桂州。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三省曰。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乾封中更曰宜州。

王郜奔晉陽 張存敬攻定州。王郜遣兵馬使王處直將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持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大敗。郜奔晉陽。三省曰。三處存素睦於晉。又昏姻也。故郜奔之。軍中推處直為盟。後存敬進圍定州。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義。武自張存忠以來。事朝廷最為忠順。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封疆密邇。自定州出飛狐。即河東之境。且婚姻也。今請改圖。全忠許之。定州城池高深。朱全忠知不可猝攻。而拔。許其和。處直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求節鉞。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并有其地也。

十一月。中尉劉

季述

當作宦
當作帝

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自宋道弼。景務修。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三省曰。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謂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不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陳兵以脅百官也。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墻以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于外。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以上為太上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胡氏曰。在易困有亨道。集覽。易。困。亨。注。困。窮也。窮。窮也。窮。窮而不能

宦官廢立

唐昭宗光化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榜。通作榜
並音朋答
擊也

辛酉

而唐朝公卿百執亦無一人敢與之抗者豈不深可歎哉

唐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

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上復于位黜太子裕為

德王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

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說之曰三省曰判官度支

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

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

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

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

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

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

詰責已為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入

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為德

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

皆以使相留宿衛集覽唐制節度使兼平章事者曰使

後世相

誅宦官

世史正綱
曰光化四年四月以
後天復元
年四月復元
考異上當
作帝于字
漢按晉末
寧元年書
帝復位無
于字

使

相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上寵待胤益厚朱全

忠由是亦益重李振發明李述之逆公卿在位既不能

為有無至於討賊反正又復出於北司則是君存君亡

視若秦越亦將焉用彼相哉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書法太子書廢多矣未有書黜者此其書黜何季述所

帝也以為有罪則季述迫之以為無罪則為逆臣所立

矣故特書黜綱目之權衡審矣終綱目書廢太子十一

廢書以者一書黜者一詳周赧王十六年為臣所廢者

不與焉晉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以

韓全誨張彥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救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撓權亂

政集覽撓擾亂也漢音撓楚權注撓弱也自今並依大

考異以字
下漏官者
二字
撓女教切
字或從木
扈隱矣切

唐昭宗天復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二

崔胤召全

陽虎作亂
於魯詳見
春秋左傳
音定公五
魏弭沼切
人音莫切

晉絳二州
並見周威
烈王二十

澤州見唐
中宗嗣聖
七年

唐昭宗天復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二

若歸之北司為便。於是復以宦者為中尉。韓全海劫
上幸鳳翔。張本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
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
起。胤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
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
韓偓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畱，則家國兩
安。胤不從。」三省曰：「李繼筠卒與宦官劫帝幸鳳翔，范氏
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其謀。昭宗不能因
天下離疾之心窮治逆黨，奪其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
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
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絕惡不除其本，而大
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
秋書之曰：盜（集覽）左傳。陽虎囚季桓子。及公文伯而
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藐。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
廢立。為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胡氏曰：崔胤之
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六卿之長，於是無所不統。
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不可不預知乎？然不當分為左右。
通掌可也。彼三武夫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書
法中尉樞密綱目。書之矣。未有如此其備也。此其備
書何惜之也。曷為惜之。於是四逆既誅，崔陸獻策，可以

可以

從之矣。而謀於武卒，復用宦者。此機一失，激為南北角
立之勢。卒之崔胤，外召朱溫，而唐遂亡矣。故備書惜之。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朱全

服河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之。
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忠畱兵守
之。以扼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兵不得
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詔藩

鎮無得相攻。今朱公不自保，顧詔命，首與兵相加。河中若亡，
則同華亦岐俱不自保。三省曰：同華、韓建、邠、李茂貞、養

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關中安危，國祚脩
短，繫公此舉。茂貞不報，此時李茂貞若能救河中，以連

京師，而人情離貳，不復能出。遂請降。全忠馳赴之。至虞
鄉，馮智舒曰：「虞鄉，西魏之縣，名屬蒲州。隋唐金俱仍舊

元省之。故址在平陽府臨晉縣南六十五里。哭重榮墓
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百縛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恩，

何可忘？」三省曰：「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郎君如此，
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全忠表張

唐昭宗天復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三

琴符分切

詞察之詞
呼正切。候
何也

大梁見周
顯王二十
九年

杭州見晉
孝武帝太
元十六年
餘杭

唐昭宗天復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四

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勞之者。也。集覽。勞。亂也。左傳。夫治亂國。猶治絲而勞之。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三省曰。嗚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行。究于行者。韓偉其人。也。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時宦官分領內諸司使。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諛諛。詐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書法。特筆也。自是胤亂始懼。而召全忠。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初。韓全誨忠矣。故特書之。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初。韓全誨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繼誨。彥弼。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韓偓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令狐渙欲令朕召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

宦

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或使監軍守陵。皆不行。集覽。或使出監軍。或黜守諸陵。上無如之何。朱全忠得

崔胤書。自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合謀

對曰。茲事失之於初。當其立功之時。謂誅劉王。迎上。反。正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

也。且崔胤本畱岐兵。欲以制敕使也。言畱岐兵以制宦。官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亦兵若來。必與闕於闕下。臣

竊寒心。十月。全忠兵發大梁。發明全忠是時已有移國之勢。然崔昌遐召之欲誅宦官。故綱目亦止書其舉兵

發大梁。而不書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楊其向闕之罪也。楊行密遣將兵取杭州。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

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而伏兵青山。馮智舒曰。青山。在湖州府。長興縣南六十里。山有石竇。通大湖。及洞庭山。冬月常煖。色如黛。青。故名。三省曰。青山。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鎮。路振九國志。作設伏青山路。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

唐昭宗天復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五

三省曰輻
湊考蓋以
車輻皆內
湊於轂為
輻夫三十
輻共一轂

寶鷄見唐
僖宗光啓
二年

唐昭宗天復元年
喪我良將既而又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
人守衛鏐祖考丘壘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
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十一月韓全
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至韓全誨等聞全忠將
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上密召崔胤曰我為宗社大計
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三省曰西行謂將幸鳳翔使
亂等東行趣朱全忠進兵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復侍側
同議政事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實貨法物全誨遣人密
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之往也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
幸東都京師大駭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
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
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
全誨等逼上下樓李彥弼即於御院縱火御院天子及
后妃所居之地上下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
勸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昭宗屈體以接
本茂貞遂入鳳翔全忠議引兵還張洸說之曰韓建茂
貞之黨不取之必為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
全忠以建為忠武節度使以兵送之車駕之在華州也

後

商賈

州也

商賈輻湊建重征之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
自古聚財者率為他人積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
相崔胤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
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范氏曰崔
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彊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
憑宦官宰相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而全誨劫帝西幸
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
將來之永鑒哉發明田令孜劫上如寶鷄韓全誨劫帝
如鳳翔其書法先後如一然僖宗失之昏淫昭宗失之
輕躁為失不同同歸于亂要皆出於宦人亂國之禍誠
後王之龜鑑也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宰相百官班

迎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
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
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若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
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三省曰屢詔全忠歸鎮韓全
誨李茂貞挾天子以令之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
詔指者然其意則有在矣移兵北趣邠州全忠之意在
此茂貞養子繼徽鎮邠邠岐輔車之援也若先得邠則
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里節度使

唐昭宗天復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六

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漢平陽府昭戎節度使馮行襲。馮智舒曰。昭戎軍名。時有平陽府昭戎節度使馮行襲。馮智舒曰。昭戎軍名。唐乾元初所置。治金州。王建據蜀。改為雄武軍。宋初改為昭化軍。紹興以後屬利州路。元初廢軍入州。屬興元路。本朝因之。屬漢中府。亦遣使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兵。皆為所殺。全誨又徵兵於王建。王建使王崇佶等將兵五萬。聲言迎駕。實襲山南諸州。為王建取山南西道。張本。書法。還者何。順辭也。全忠為亂所召。稱兵西向。以致全誨劫遷。綱目曷為不以犯關書。怒之也。其怒之何。奉詔而還。則猶知有王命矣。是故其發也。書舉。以盧光啓參知機務。崔胤裴樞罷。○十

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彥若遺表薦江西節度使鍾傳取撫州。傳圍撫州。馮智舒曰。撫州。隋初所置。治臨川縣。唐初因之。後改臨川郡。尋復為撫州。三代時。楊吳置昭武軍節度。宋仍為撫州。隸江南西路。元置撫州路。本朝改為撫州府。屬江西道。天火燒其

三省註。劉隱始得廣

江西詳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考異提要 攻作取

慈州見陳 五年定陽

臨州見晉 懷帝永嘉 二年蒲子

城。士民謹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刺史危全諷聞之。謝罪聽命。

唐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同平章事。○二月。李克

用遣兵攻慈隰。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先全忠移軍武功。嗣昭等攻慈隰。以分其兵勢。三省曰。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全忠遂還河中。嗣昭等克二州。進逼晉絳。全忠遣

兵圍晉陽。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

叔琮友寧乘勝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圍晉陽。攻其西門。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

困區倫巨
二切

庚音与

仍舊貫詳
見論語先
進篇

三省注中

山城非不

峻謂王部

不能守定

州城

有句之句

皆均

獨音埋。又
鄰溪。紆勿。
二切

勗許六切

唐昭宗天復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七

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貯糧。繕兵脩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三省曰。書。咸有一德。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聚斂寧有盜臣。苛政有如猛虎。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庚。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李襲吉以爲齊庫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指。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政。蓋深有味乎其言也。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謂秦宗權恃衆。卒爲朱溫禽。自韓建以下。又以克州耳目之所指記者。動悟之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制理。猶言制治也。錢穀有句。出納之籍。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刑法。有律依律定。

定

刑。則吏手不得而輕重。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

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

禁淫祀。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外

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

彭。承韋周。齊桓。晉文。又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

五霸。道冠八元。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奮。叔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至於率閭閻。集覽。率。斂也。閭。閭里。中門也。德

宗時。行借錢。令於諸道。津會置吏。閱富商錢。每緡稅二

十。竹。木。茶。漆。稅十分之一。一定閒架。德宗時。行稅閒架法。

每屋兩架。爲一閒。上屋稅錢二千。中屋稅一千。下屋稅

五百。增麴蘖。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

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

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

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覷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

世襲忠貞。謂自朱邪執宜以來。皆輸力於唐室。雖勢窮

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爲

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劉夫人待曹氏加厚。發明克用自前攻邠。洛救滄州之後。遂不復見。雖以少陽之變。

唐昭宗天復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八

亦不能舉兵赴難。至是遂困於汴。不克復振。他時大盜移國。拱手熟視。蓋已兆於此矣。直書于策。蓋亦歎惜之也。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上遣金吾將軍李

衣賜楊行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回鶻遣使入貢。發兵赴

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回鶻遣使入貢。發兵赴

難。上命韓偓。荅詔許之。偓曰。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

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

昌以來。為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宜喻以小。夏四月

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夏四月

盧光啓罷。○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崔胤詣河中。泣訴

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胤勸也。左

傳。王享禮命之。宥。注。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也。全忠

乃將兵五萬發河中。馮智舒曰。東渭橋在西安。韋貽範

府城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韋貽範

罷。初。上嘗與李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

不知。上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以公事如法。三省曰。

謂處事當皆如國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貽範之也。

因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當杖之二十。貽範屢持大盃

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昭宗以酣酌。納侮

至是遭母喪。而罷。進錢鏐爵為越王。○以蘇檢同平章事。薦

喪而罷。進錢鏐爵為越王。○以蘇檢同平章事。薦

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

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

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集覽。移病以

注。移。移文。稱病而臥也。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昇州見漢獻帝與平

頤音宜。頤也。頤。戶感切。頤。頤也。

之也

侑通作宥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因怒

環亦作還。並音官。見去聲。繞也。運路久不行。三省曰。黃巢作亂。高駢不臣。江淮之運。不復至京。師故其路。久不行。

艇徒鼎切

範見上聲。房啖切。

唐昭宗天復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十九

楊叟如馮公。無憂矣。為田頔朱延壽之亂。尚公迺盡忠。楊行密用李神福刺昇州。以橫制宣潤。朱全忠圍鳳翔。李茂貞自將與朱。北。大敗而還。三省曰。號縣。在鳳翔府南三十五里。宋白。也。又案地理志云。號漢併於雍。今號縣後魏立為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遷同州洛邑縣。城於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三年。改洛邑為號縣。全忠攻鳳州。拔之。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全忠借正說以行其譎。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發明。去年十一月。書韓全誨劫帝如鳳翔。至是。已歷三時。宦官挾岐兵以劫天子。崔昌遐召汴軍以逼。乘輿。厥罪惟鈞。人主寄命其間。朝不謀夕。四海亦不聞。有勤王之師。蓋以羣閹濁亂。眾所忿嫉。故雖朱溫兇暴。反以奉迎車駕為詞。天討亦不得而加之。此綱目所以。止書全忠圍鳳翔者。亦此意也。然天子既在圍中。則全。忠之罪。又自不言可知矣。書法。書圍何恃辭也。全忠至。是始不可。揚行密攻宿州不克。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得而怒矣。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三

通鑑綱目

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三省曰。為徐溫竊楊氏三世國命。以成養子張本攻宿州。竟不克。乃引兵還。秋八月。兩浙。

軍亂。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三省曰。土人。謂浙西人也。鏐如。

衣錦軍。錢鏐臨安人。既貴。改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曰。衣錦城。每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命指揮使。

徐縮帥其眾。以治溝洫。眾有怨言。謀殺鏐。不果。鏐命縮。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左都許再思與之。

合。進逼牙城。鏐聞變。微服乘小舟夜歸。踰城入。杜建徽。自新。城入。援三省曰。新城縣。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貽。

在。杭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債家。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債家。

所。課三省曰。諫。喧聒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

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以為此必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時韓誨等使二中使監李士。

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以偓不肯草。唐昭宗天復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二十。

荆楚浪切

興元見周
報王三年
漢中三省
假道三省
曰謂假道
以勤王

敗績見漢
獻帝初平
二年發明
近五駕切

據其城門
三省曰遮
其歸路也

蝮與周切
蝮以然切

巡徽之微
音叫伺察

洋州見宋
文帝元嘉
十五年洋

唐昭宗天復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二十

制故怒怪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李士不草制。故無麻。可宣宦官誼言韓侍郎不肯草麻。集覽文稟曰。草。草。初之本也。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三省曰。李茂貞因此。乃知居喪起復之非。貽範乃止。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發明。貽範。姦邪小人。昭宗深惡之。而不能去之。又不得相。發明。貽範。姦邪小人。昭宗深惡之。而不能去李茂貞。韓全誨欲與之角。而所用之人。乃王建取興元。如此。則是不戰自屈矣。於貽範乎何誅。王建取興元。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備以飛語。建召佶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三省曰。東西川。及漢川。為三蜀。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

民

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

也。建以王宗賀權興元。雷後。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

敗績。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

朱全忠自去年冬率兵至此。時歲一歲。今茂貞已困。柰

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李昌請募人為謀。謀。關

也。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

將至。當出兵逐之。近也。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

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

全忠舉軍遁矣。獨雷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

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

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籍

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

京矣。茂貞盡出騎兵於隣州。就芻糧。全忠穿蝮。蝮壕圍

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三省曰。蝮。蝮。蟲也。多涎。天陰雨

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蝮。如蝮。行地之狀。故謂之蝮

蝮。壕。集覽。犬鋪。猶今言狗鋪也。軍中列置吏卒。巡徽所

止處。設架懸鈴。其間以絕行人。五代晉高祖與契丹

主會圍唐晉安寨。置營於寨南。長百餘里。厚

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即此

王建取洋

唐昭宗天復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廿一

錢鏐拒擊田頔破之田頔急攻杭州。錢鏐拒擊。破之。楊

人代鎮宣州。頔取鏐次子傳瓘為質。十二月李繼昭詣

將妻以女。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十二月李繼昭詣

朱全忠降。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備他盜。公既

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三

省曰。弊甲彫兵。用戰國張儀語。半殘為彫。集覽。陳力。陳

試其才力。正誤。陳布也。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以乘

與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

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

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

三省曰。湯餅者。程麥為麵。以麵作餅。投之沸湯。煮之。黃

庭堅所謂黃餅深。注。湯是也。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釋名

餅併也。沒麥使合。併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

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

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闕城塗炭。正為軍容輩數人

耳。集覽。軍容之名。於自肅宗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

使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攻楊守亮一族。今軍容

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

降。於朱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唐三年春正月平虜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

忠克兗州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三

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

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

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

癸亥

平虜見唐
代宗大曆
十年

郵徐林切

外傳

範入援。始書發兵討全忠。則賊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

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為司空。同平章事。李

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

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

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曰。

卿來。曾畱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

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

入謝。三首。曰。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今

蓋為四鎮觀察判官。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

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

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蘇檢女為景王妃。以自固。

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

京兆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

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

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為相

領三司。如故。三首。曰。車駕至鳳翔。貶崔胤官。今復之。發

明全誨劫辱天子。擢髮不足以盡其罪。然茂貞初與之

合。以召汴兵之逼。及事窮勢極。乃始請而誅之。故綱目

特以茂貞殺之為文。而非謂闖奴無可誅之罪。此固書

法之意也。書法全誨劫遷天子。大惡也。於是茂貞有請

上喜。收斬之。則國討也。曷為以茂貞殺書。全誨本恃茂

貞。故敢縱橫。是使全誨至於劫遷者。茂貞也。綱目書曰

誨者。茂貞云爾。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

軍十二衛事。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

誅宦官

六軍十二
衛見唐玄
宗開元十
三年

僕呼關呼
淵二切

後二十七日 明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廿四

浸潤膚受
之懇詳見
論語顏淵
篇

依憑城社
見晉元帝
求昌元年
城狐社鼠

依憑城社
三省曰言

主左右有
所依憑如
城狐社鼠
不爨熏燒

旭許鬼切

竹音祚

委裘見漢
文帝六年
治安策

真音殿

三省註稍
緦之緦讀
曰黜

城古銜切

膏肓之育
音荒

唐昭宗天復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廿四

利。鈿也。徐廣曰。儼。謂察慧輕薄小才。荀子柳曲之儼子
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
令則有補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情物。慮患深遠。
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
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
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
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
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
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
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
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
三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
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菓食而已。武氏
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
十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
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
千員。衣朱紫者。十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
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
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

宦

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
宮舊隸。參豫軍謀。寧過而驕。不能復制。遂至愛子慈父。
皆不能庇。以憂悒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
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臥未

子。天下之上。而安插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
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丁裘衣也。陵宰相如

奴虜。是以來填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
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

廢家居。不保丘壘。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動庸。更為
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官官稍緦。而返自興元。猜忌

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
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

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
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

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
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深。至自稱定策

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
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

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
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

唐昭宗天復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廿五

卷之二十七

漂泊之流寓

也音箔流寓

莎素何切

二省曰李茂貞本宋

又通以軍功賜姓名

糶去又切

糶音備

踏蒲北切

履霜堅冰

見易上經

坤卦

界兵題

吳胡老切

鞞音題

祛兵於切

鄭衆辭賞

見漢和帝

末元四年

鄭衆為大

長秋

呂彊直諫

之下。攻之不可。違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育。爾也。心下為膏。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後。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恠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攷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濟。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知之何。崔胤。字昌遐。通鑑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灌寒暑。御膳不足。於糶。糶。王侯斃。踏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立墟矣。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於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

子

絀其夕。非一制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為患。

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

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

具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

如巷伯之疾。惡。集覽。巷伯。詩曰。取彼譖人。投。丹。非。虎。非

虎。不食。投。丹。有北。有北。不受。投。丹。有吳。寺人。孟子。作。是

詩也。文公傳曰。巷。是宮中道名。秦漢所謂。求。巷也。伯。長

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蓋以。諧。彼。官。而。為。此。官。

孟子。其。字。也。投。丹。與。之。而。不。食。不。受。言。諧。饒。之。人。物

所共惡。投。丹。吳。天。侯。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

之甚也。故。記。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木。惡。惡。如。巷。伯。寺

人。披。之。事。君。寺。人。內。小。臣。也。各。披。春。秋。作。勃。鞞。韋。昭。曰。

晉。獻。公。寺。人。披。字。伯。楚。於。文。公。時。為。勃。鞞。文。記。晉。世。家。

陽存亮彌亂
見唐穆宗
長慶四年
盜入清恩
殿復光討賊
見唐僖宗
中和元年
克鄧州
遵美避權
見唐昭宗
大復二年
周敬容為
樞密使
承業竭忠
見唐昭宗
天佑十八
年得傳國
璽
難他計直

唐昭宗天復三年
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救通城中大喜馬存亮之彌亂
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為變存亮遣神策騎兵射韶
及元明皆死楊復光之討賊帥八都將以敗朱溫嚴遵
美之避權歷軍容使嘗嘆曰此司供奉官以跨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後隱青城山張承業之竭忠後唐莊宗將
即位承業諫求前唐之後立之莊宗不聽遂不食卒其
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
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
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
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欲翦除其根之
義記月令篇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注薙芟草也獮
殺也說文秋獵曰獮應殺氣也正誤韓昌黎文集送鄭
樞序蠻夷悍輕易怨以變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
之盡根株痛斷乃止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
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
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
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
矣發明嘗觀易之噬嗑初九履校滅趾無咎聖人發其
義於繫辭以小懲大誠為小人之福至於上九何校滅
趾凶聖人復發其義以為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
解是以何校而滅沒其耳為凶之極有唐宦官之禍不
幸類是蓋自明皇肅代以來其為蠹日增月益方其始
焉城狐社鼠憑附人主以為為姦儻有英明之君蚤正而
預治之則履校滅趾猶可為也夫何積習不已至於闔
闢動搖宇宙在其掌握弒君立君易若反手罪盈惡積
釁重丘山蓋至於僖昭之世如癰疽之潰決江河之漲
溢勢甚滔天莫可制禦不至於屠戮勦滅掃迹絕影而
不止此正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尚何
說之有哉或曰宦官之惡誠極矣然韓全誨有罪而書
殺其餘無罪而書誅何哉曰全誨書殺前固已論之矣
其餘書誅雖若無罪然禍本亂根實在於此安得不加
之有罪之詞是以東漢行之於前而綱目以此悉誅宦
官為文李唐行之於後而綱目以大誅宦官為說蓋謂之
悉則靡有子遺而謂之大則廣行翦滅是皆事窮勢極
不可復加之意也然則後人欲鑒閹宦之禍者蓋亦謹
於其微而毋至於何校滅耳之地則庶矣書法東漢嘗
誅宦官矣書曰袁紹捕宦者悉誅之此崔胤也曷為不
書書車駕上意也然則漢書悉誅之此崔胤也曷為不
也大眾辭也於是稍留黃衣幼弱者故不書悉綱目之
權衡審矣然何進召董卓以亡漢崔胤召全忠以亡唐

後

解

獲一切
備息淺切

合
嗑音世

獲音巨

何進召董
卓以亡漢
詳見漢靈
帝光和二
年誅宦官

不可

解是以何校而滅沒其耳為凶之極有唐宦官之禍不幸類是蓋自明皇肅代以來其為蠹日增月益方其始焉城狐社鼠憑附人主以為為姦儻有英明之君蚤正而預治之則履校滅趾猶可為也夫何積習不已至於闔闢動搖宇宙在其掌握弒君立君易若反手罪盈惡積釁重丘山蓋至於僖昭之世如癰疽之潰決江河之漲溢勢甚滔天莫可制禦不至於屠戮勦滅掃迹絕影而

則一而已。或曰：董卓之兵，綱目直書進，召胤，召全忠，則曷為不書？綱目上書解崔胤，胤鹽鐵，則繼書全忠舉兵。上書大誅宦官，則繼書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二月，貶陸扈

為沂王傅分司

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胤所

獨無詔書，示人不

賜蘇檢死，貶王溥為賓客分司

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下皆賜號，有差。發明名者，實之衰也。周公誅三監，平淮

夷，復安王室，厥功大矣。未聞有賜號立名之事。至王莽

乃有安漢公宰衡之稱。後世豈以是予莽而謂周公為

歎哉？朱溫巢賊之黨，兇暴桀逆，罪不容誅，而乃加以回

天再造竭忠守正之名，殆與侯景自稱宇宙大將軍，相

去無幾。大書于冊，事可知矣。未幾，荐行弒逆，篡滅唐室，

尚可謂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者乎？書法綱目書賜號

八，未有十字號者。據事直書，而貶義自見矣。況無一字

能稱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

者乎？

濮州見周
安王五年

世史正綱
書朱全忠
名而不以

之進爵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

之。崔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

於幼冲，固請之。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

稟之。刑賞繫其愛憎。三省曰：愛者賞之，憎者刑之。中外

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權重則怨

多，勢侔則釁生。破賊韓偓為濮州司馬。胤嘗謂偓曰：崔

國亡家，在日中矣。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已權，使

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

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是人

謂指朱全忠也。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三省曰：嗚呼！韓偓何見之晚也。然昭宗聞偓此言，亦何以為懷哉？惟有縱酒而已。胡氏曰：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所願欲，而偓終不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其志操可矣。梁王全忠辭歸鎮。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尚矣。唐昭宗天復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廿八。

署尚存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延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為街使。乃辭歸鎮。碎歸大梁。上餞之於延喜樓。全忠奏曰：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有事淄青。謂攻王師。範。史言朱全忠狡譎。李克用已逆知其情。畏吾倚其後耳。以裴樞同平章事。朱全忠薦之也。三

月梁王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朱全忠還至遣兵圍齊州。三省曰：朱全忠并克鄆。遂兼有齊州。九域志：兗州北至齊州三百六十里。全忠遣友寧擊却之。劉

郭由是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全忠引兵十萬繼之。夏五月馬殷襲江陵。陷之。楊行密遣使說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湖南不可絕也。三省曰：言絕全忠。則道路梗塞。併絕朝廷貢奉。殷從之。馬殷附汴之心。自此堅矣。先是淮南將李神

福圍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兵屯灑口。令荆南成汭武貞雷彥威與殷出兵救之。汭畏全忠且欲侵地。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掌書記李璠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

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九域志：巴陵東北至鄂州三百五十里。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楊行密時封吳王。故謂共兵為吳兵。汭不聽而行。殷果遣許德勳將舟師襲江陵。陷之。大掠而去。將士聞之。皆無鬪志。此言成汭之將士也。神福聞汭將至。自乘輕舟覘之。還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逆擊破之。汭赴水死。僖宗文德元年。成汭襲據荆南。至是敗亡。彥威狡獪。王師範以殘忍。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王師範以

淮南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王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攻青州。使督之。友寧驅民丁十餘萬築土山。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寇號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三省曰：爭城而戰。殺人盈城。朱友寧之殞。身喪元。未足以謝冤。寇也。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北至登州。二百四十里。師範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汭兵拔登州。師範拒友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其一柵。師

吳丑廉切

嶺古外切

淮南見漢武帝元朔

青州見漢新莽地皇

博昌見周赧王三十

兵

吳音姓

荆音丙

江陵見楚義帝元年

劉鄩取兗州事見本年正月

唐昭宗天復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廿九

比必利切
及也
三省曰臨
胸漢縣唐
屬青州九
域志在州
東南四
里又三百
六十至
密州
潤州見唐
中宗嗣聖
元年

壽承呪切
又上聲文
義同

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度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七月。至臨胸。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閉壘。伺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朱全忠見王茂章臨敵整暇。故欲得之。然茂章後歸梁。攻淮南攻鎮。皆折北而不振。人固未易知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眾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八月。進王建勳為蜀王。○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初。田頌破馮弘鐸。請廣陵三省曰。唐置宣歙池觀察使。二州本宣州巡屬。故田頌因有功而求之。行密下許與之。則田頌愈彊。故不許頌怒而歸。頌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頌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頌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頌有大功。田頌從楊行密起。破趙錕。孫儒。馮弘鐸。皆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頌有良將曰康儒。與頌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授儒所以問頌也。頌以儒為貳於已。族之儒。

俾

卷之三

曰

曰。吾死公亡無日矣。頌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頌。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李存審救河中。擒梁騎兵。亦用此術。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頌通謀。書旅檄曰。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楊行密狎侮朱延壽。幾至於亡國。喪家。蓋危而後濟耳。可不戒哉。行密乃詐為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夫人。即延壽姊也。延壽第三。行密又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按尚公迺執田頌。二使。田頌繼遣杜荀鶴至壽州。朱延壽亦必知前二使之見執矣。楊行密召之。了不自疑。至於送死。豈其智有所不及邪。抑天奪之鑿也。初。延壽赴我。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昇州。得李赴火而死。朱延壽妻有智識。而能守節。願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天復二年。田頌克昇州。楊行密以李唐昭宗天復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三十。

九域志。宣州北至昇州三百六十里。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揚行密。封吳王。故稱之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願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或疑行密。畱田。願之母於廣陵。詳考本末。田願母殷。自從而敗。則禍必及母也。三綱者。謂君為臣。網。父為子。綱。夫為妻。網。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願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李神福之陽敗也。必逆風而戰。故引舟順風。汴流而上。其縱火焚檀建之艦也。必凶風轉乘風水之勢。以破之。君然可知也。願聞之。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之。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楊師厚進逼青州。師範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劫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受之。

冬十月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

一里。杜甫瞿塘懷古詩。西南萬壑注。劔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此四句備述瞿塘之險。要建乃棄

後漢書

乃棄

夔州見漢明帝末平十八年
山南東道詳見唐德宗建中二年
荆南見漢新莽天鳳四年
荆南見漢新莽天鳳四年

歸峽屯軍夔州。馮智舒曰。忠州。唐初所置。治臨江縣。以巴臣蔓子及郡守嚴顏皆著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忠州。隸山南道。宋陞為咸淳府。元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萬州。唐初所置。治南浦縣。天寶初。改南浦郡。乾元初。復為萬州。宋因之。元以南浦縣省入。本朝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施州。隋末所置。治清江縣。唐初。以州隸江南道。開元間。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為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州路。本朝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後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葛從周取兗州。葛從周急攻兗州。郭使從司屬湖廣道。葛從周攻城為之少緩。三省曰。劉鄩將軍事。我不異於汝。從周攻城為之少緩。三省曰。劉鄩將兵十步九討。自得兗州。先定此策。以伐葛從周之心。郭簡婦人及民之老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堅守。以捍宿敵。及師範使者至。始出降。全忠表鄩為保大畱。後衛使朱友倫卒。友倫擊毬。墜馬而卒。全忠疑崔胤為之。衛使朱友倫卒。友倫擊毬。墜馬而卒。全忠疑崔胤為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為畱。

王幼學注
去聲

京畿見晉
安帝義熙
十三年

宣州見漢
明帝永平
十三年丹
三省曰景
福元年田
至是而亡

楊行密不
責草檄之
釋陳琳意
同

璨倉晏切
世史正綱
書天復四
年四月以
後天祐元

三省曰崔
胤有誤國
之罪無負
國之心

唐昭宗天復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卅一

後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

也胡氏曰忠孝至行也漢書音義曰謂輸送委積者

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

畿朱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

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李繼

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十一月楊

行密克宣州斬田頔初頔聞臺濠將至自將步騎逆戰

拜受濠因其挫伏縱兵擊之三省曰挫伏者言其將士

之氣摧挫而厭伏也頔兵遂敗奔還城守濠引兵圍之

頔帥敢死士數百出戰濠擊斬之遂克宣州初行密與

頔同里相善約為兄弟及頔首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

子孫禮事其母行密以通家諸子禮事殷氏其子以諸

孫禮事之史言行密雖以法裁部曲而有恩於故舊以

李神福鎮宣州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

駱知祥善治金穀牙推沈文昌善為文嘗為頔草檄罵

行密行密皆擢用之以獨孤損同平章事裴贄罷○張

遣錢傅瓘歸杭州

全義殺左僕射張濬王師範之舉兵濬預其謀朱全忠

之書法張濬輕易反覆有餘罪矣其具官何濬之存能

使全忠畏忌則濬亦有過人者矣故特具官以罪全義

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

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

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

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

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

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

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

益疑至是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三省曰恐其立異

論以沮遷洛之計密表胤等專權胤國請并其黨鄭元

唐昭宗天祐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二

卅二

檄罵

不拜

行密

河中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長安見漢高帝五年
考與上當作帝

豎疾茂貞爾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諸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亂自謂能制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之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虧。崔胤張濬之事。亦可監矣。發明崔昌遐挾賊以為重。至於不赴召命。凌蔑天子。自謂泰山可倚。豈知復有今日。綱目書全忠殺昌遐。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則大臣生殺除拜。皆在全忠掌握。其威靈氣。敵已不復有。唐室矣。然昌遐為司空平章之日。綱目已書於帝幸全忠營之下。至於為司徒兼侍中之日。又書於全忠進爵梁王之下。皆以見其憑附賊臣之實。至是反死於憑附者之手。則昌遐比之匪人。適足自殞其軀而已。然昌遐有罪而綱目止書曰殺者。全忠專殺不得為誅也。昌遐實為宰臣而不書其官者。已實有罪。不得為大臣也。權其輕重。寓諸筆削。則姦臣逆賊之罪。與夫唐室滅亡之跡。隱然俱見於書法之間矣。吁。書法殺亂者。全忠也。相遠璨者。亦全忠也。大梁王全而宰相生殺予奪皆出其手矣。唐有不為梁乎。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朱全忠引兵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三省曰裴樞為首相。且朱

映見周顯王四年十五年

朱

全忠所薦也。故使之促百官。以此觀之。謂非朋附全忠可乎。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歸罪於天。復元年胤召朱全忠誅宦官。其禍遂至此。胤不得不任其責也。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時以天子東遷。扈衛兵士為御營。置使以提率一行事務。御營使之官始此。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為興德府。以所居府署為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集覽。輿地要覽。雲中郡有紇真山。注云。胡語紇真。華言千里也。其山積雪。春夏不消。疑昭宗指此山而言也。或者訛轉干為真耳。胡致堂曰。昭宗之自比凍雀。蓋居不可如何之勢也。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畱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發明書表請遷都。本無貶詞。然上書全忠屯河中。則見其親將大兵脅遷天子。明矣。下書上發長安。二月至陝。則見天子不敢違。有即日就道之意矣。夫遷都大事。必臣

大家詳見晉武帝咸寧二年天

主合謀。龜筮協吉。卜日而行。今全忠也。兵近畿。迫脅乘興。乃以遷都為說。殆與董卓逼遷長安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唐室至是。其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哉。書表請隨書發長安。方書發長。王建遣兵迎車駕。安隨書至陝。所以著朱溫之威也。王宗祐將兵會鳳翔。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自用墨制除官。云兵至興平。過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便宜除官。猶曰俟車駕還長安表聞。三省曰。楊行密以便宜除官。猶曰以李儼將命為據。至王建則自為之矣。發明王建之兵實未嘗得進。而以迎車駕書之者。予其勤王之意也。然天子在難。建不能躬走奔問。官守以致其赴援之力。則為義有所未盡。故止書遣兵以見其若急而實緩。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書法遣迎何。譏也。天子在難。躬迎事未可知。而遣兵迎。以為是為恭而已。故譏之。是故。其赴援書也。綿州。其迎駕書遣兵。皆所以深譏之也。三月。以梁王全忠判六軍諸衛事。○梁王全忠赴洛陽。置酒私第。三省曰。朱全忠奔走兵間。得陝州。何暇建私第。其實以到陝州所即安之地。即為私第耳。邀上臨幸。天王

洛陽見周顯王三年

天王

狩于河陽。晉文公以諸侯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安有置酒私第。邀人主臨之者乎。遂赴洛陽督修宮。上與之宴。羣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飲之。宮人或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陽醉而出。發明書全忠殺崔昌遐。相崔遠。柳璨。則朝廷在其掌握。書全忠判六軍諸衛。則兵權在其掌握。至是又書全忠赴洛陽言赴。則見其飄忽震蕩如水之赴壑。莫之能遏。此固特筆表其篡勢之急者也。不然。遣間使以密詔告何以不書。曰。詔曰。朝而書曰。赴哉。遣間使以密詔告

難于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密詔告。王宗祐將兵會鳳翔。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三

省曰。昭宗絹詔。當時居方面者。未必動心。而讀其書者。往往掩卷發明。嗚呼。昭宗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遣間使告難于四方。則見其倒垂之急。猶有望於救解之意。而遠近諸鎮。漠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奔赴君父之厄者。則是全忠兇威虐斂。足以脅制天下。而忠臣義士亦且束手無策。莫之救也。主危如此。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諸人。奉頭鼠竄。各自封植。其亦可愧也已。其亦可

考證上皆當作帝。謹按論史者皆言唐亡於藩鎮。亡於宦官。皆非也。唐亡者宰相也。朱溫在汴時。不有宰相誘之。豈能遽為曹孟德哉。昭宗憤天下之亂。思用奇傑之士。而卒得悖逆之臣。始於張濬。終於崔昭緯。皆求救於溫。終於崔胤。救援於溫。不特求援且教其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効尤孟德而唐社去矣。嗚呼。為人臣者欲固位而毀其國。獨欲安居而毀其家也。哀哉。

護國見周
報王十二
年蒲坂

宣義見唐
德宗貞元
二年義成
軍

忠武見唐
文宗太和
元年

誅也。已。人主觀此。可。楊行密遣兵擊杜洪。李福將兵不競。競業業也哉。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鄂岳。復脩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三省曰。揚行密之心在廣土。朱全忠之心在篡唐。全忠力不能救杜洪。故有是言。行密之報。假天討以折其辭。其所志不在此也。夏四月。上至洛陽。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變。三省曰。疑上徘徊。以待諸道勤王之師。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以臣迎君。此何等語。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君子於其攻。孔氏之時。始知之。若朱全忠之心。徵於色。發於聲。為有君乎。為無君乎。又按西漢羣臣。謂天子為縣官。東漢以來。謂為國家。唐時宮中。率呼天子為宅家。又羣小呼之為官家。或曰。其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九域志。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豫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

忠之

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玄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使。張廷範。為街使。韋震。為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為左右龍武統。以梁王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軍典宿衛。

○更封錢鏐為吳王。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三省曰。天復元年。錢鏐封越

王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為鄴王。○五月。梁王

全忠還鎮。帝宴全忠等。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

曰。翔亦醉矣。三省曰。全忠疑帝欲圖已。敬。趙匡疑攻夔

州不克。匡疑遣水軍上峽。攻夔州。三省曰。趙匡疑以襄

上峽。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絕

江中流。集覽。緹。大索也。圍鐵為之。立柵於兩端。樹。立木

謂之鑊峽。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

忠拒之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

經居登切

泝音素

豐通作釁
並許刃切

考異全上
漏梁王二
字。按安
漢公莽弒
帝宋公劉
裕弒帝並
書爵

唐昭宗天祐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卅五

不可窮也。三省曰：言不可窮兵極其兵力。好戰不休。是窮兵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梁朱全忠、晉李克用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脩好。王建既併山南諸州，阻關而守，關外倚李茂貞為藩蔽，故與之修好。與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建賦斂重，人莫敢言。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而後言之。馮涓因獻頌而進規，故其諫易入。建愧謝，自是賦斂稍損。發明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毫毛。然綱目亦予其討者，所以勸徇義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書法》：茂貞繼徽再逼京畿，王建不急王室，皆罪人也。其得書討何？全忠強盛，唐祚且移，苟有能抗之者，綱目所予也。於是全忠削不書爵。

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三省曰：全忠欲篡利，立庸幼，德王裕貌秀而齒長，立之，非己之利也。故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集覽》：奸，犯非禮也。先劉季述曾幽昭宗，而立德王裕，故全忠云然也。左傳：襄十四年，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豈可復留。公

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三省曰：朱全忠之狡，猶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是年正月壬戌，帝離長安而東。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鬪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昭宗之輕脫，以速禍。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友弼、友諒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椒殿，皇后殿也。史炤曰：椒殿，亦猶椒房之稱。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子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弒逆，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自軍前東還，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友弼、友諒。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

留公

後唐

何不

唐昭宗天祐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卅六

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三省曰：朱全忠之狡，猶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是年正月壬戌，帝離長安而東。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鬪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昭宗之輕脫，以速禍。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友弼、友諒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椒殿，皇后殿也。史炤曰：椒殿，亦猶椒房之稱。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子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弒逆，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自軍前東還，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友弼、友諒。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

卞急之下 毗面切 疾也 又莊 公下急而 好絮詳見 洪武韻 絮胡結切 詳見洪武 河韻見漢 光武建武 二年

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發明弒逆之罪。罪不容誅。然陰為其事。而陽避其名。如全忠驚哭投地之類。是也。夫以主謀者李振。圖事者元暉。揮刃者史太。而歸惡乃在全忠。若其手自為之者。求其實也。不然。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皆可以文欺天下矣。書法弒君之賊。或書爵。或書姓。恒也。此其并不書姓何。全忠六月書討。既削其爵矣。於是弒君不可不重賤也。故再削其姓。賀善贊曰。昭宗即位。首務強兵。志張王室。而性失下急。不審事宜。是以三命出師。不惟無功。益以長亂。雖唐亡已決。亦其處之不善。祇以速之也。晉王儼不書。太子中尉立之也。此亦玄暉矯立耳。其書太子何。幸之也。當是時。唐旦暮亡。君弒而有正統在。固君子之所幸也。故不得以從恒。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楊行密以劉存為招討法也。

使子渥為宣州觀察使

李神福臺濛卒。楊行密以存渥代之。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燕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命書。慎無亟來。三省曰。諸侯下令於境內。謂之命書。以異於

異於

天子所下制詔。敕之書也。為徐溫召渥。渥泣謝而行。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楊行密遣馬賓歸長沙

沈勇

長沙見漢高帝十二 賓祖宗切 環姑回切 大貌。又美也 清海節度 詳見秦怡 皇三十三 年南海

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環偉果非常人。遣歸長沙。賓固辭。行密固遣之。賓至長沙。殷議入貢。賓曰。楊王地廣兵彊。三省曰。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馬殷畏朱全忠。汝置此論。勿為吾禍。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三省曰。劉隱自託於朱全忠。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朱黼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有革命。遜位之勢。而亂臣賊子。未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天下也。惟呂后立常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於已。嗣君之擁虛器也。而朝士猶與全忠爭。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丘濬曰。按昭宣帝未嘗

世史正綱 丑乙 年仍稱天 祐二年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卅七

唐昭宗 宣帝 天祐二年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三 卅七

改元。即位之後。仍稱先朝年號。故舊書曰昭宣帝天祐二年。然不書仍稱二字。則若帝去年改元天祐。今年為天祐二年也。初學未能無疑。故今書作帝祝元年。仍稱天祐二年。以見是年乃帝即位之首年。而其所稱年號。乃仍先朝舊號也。或曰帝未嘗改元。而以元年稱可乎。三代以前。未有年號。建號始於漢世。此所謂元年者。紀帝即位。此年其首年耳。夫事莫不有始。人君即位。亦莫不有元。雖以帝制於權姦。而不暇紀年。建號然所以即位之始。是即所謂元也。號者其名。元者其實。實之所在。夫豈權姦所得而廢哉。發明。凡人君即位。必書元。此春秋之法也。亦古先帝王之法也。後世以來。則有改號之事。故人君繼統。踰年亦必改元。歷代莫之廢也。昭宗既終。嗣君踐祚。今已逾年。乃止以先君舊號紀歲月。考之唐史。蓋自昭宗去年四月乙巳。大赦改元天祐。至八月壬寅。昭宗遇弒。太子即位。因仍不改。固見賊溫無道。恣行狠復。盡廢故典。舉朝畏甚。亦無有敢告之者。也。綱目凡改元。次年則不書其號。而此獨舉之者。所以表嗣君之始耳。世變愈下。賊亂恣行。一至於此。可畏也哉。書法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於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甚矣。綱目非元年不書。

不書

號。於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春正月。楊行密克潤

州。殺安仁義。仁義勇決得士心。王茂章攻二月。朱全忠

殺德王裕等九人。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

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發明。全忠兇暴。無復

人理。然綱目亦不為之廢法。故凡用兵等事。皆舉其爵

至於見討則削之。殺諸王則削之。弒太后則削之。甚至

於弒逆則又并其姓氏。俱削之。皆所以行天討。正王法。

之法哉。書法。昭宗諸子。於是皆死。而唐祚之移決矣。故

全忠削劉存拔鄂州。執杜洪。○葬和陵。馮智舒曰。和陵

不書爵。劉存拔鄂州。執杜洪。○葬和陵。馮智舒曰。和陵

縣。三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師範舉族西遷。大梁。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初。柳

河陽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昭宗葬于和陵

王茂章攻潤州事見唐昭宗天復三年八月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三 卅八

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張廷範本優人優。倡也。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桓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三省曰。言幸有方鎮。可以處之。何藉樂卿。集覽。史記平準書。千夫。如五大夫。自有其罪。入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裴駘。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字。別正卿也。正誤。此指太常卿。典。禮樂之職者也。恐非元帥之旨。三省曰。宋全忠時為諸侯元帥。故稱之。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絕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譖遠。厚恭謹。聞當為相。泣謂其子疑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河東押牙蓋寓卒。寓遣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汝累效忠於李克用。發明蓋寓一押牙而書卒爵者。寓有忠於元用之謀。其志不忘本朝故也。彼有身為大臣而名爵俱削者。視此蓋亦少愧哉。書法。押牙未有書卒者。卒蓋寓何錄賢也。克用之克終。臣節。寓有力焉。押牙書卒者。終綱。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三省曰。彗所目一人而已矣。以除舊布新。

蓋古盍切

布新

易姓之徵也。薛居正五代史曰。是年。正月甲辰。有彗出于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餘。五月乙丑。復出。軒轅大角。及于天市垣。光耀嚴猛。正義曰。彗妖星。光芒徧指如彗者也。宋均云。彗。五彗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橫。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揚韓占云。其象若竹。彗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見不久。則災狹也。書法。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書長竟天者。彗長竟天。甚大異也。間一歲而唐亡。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書長竟天三。長至竟天。而晉亡。恭帝元熙二年。彗星竟天。而唐亡。惟李竟天。則兵禍而已。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殺裴樞。獨孤損。

崔遠。陸辰。王溥等三十餘人。柳璨侍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

集覽。疏。條陳以記之。曰。此曹皆怨望。腹非。漢食貨志。張湯奏。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又漢武時。有腹誹之法。比注。誹。讀曰非。非。誹也。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謂集奪也。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

考異。殺上。漏全。忠二。字。疏。去聲。所。據切。

羅隱詩曰。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衰。羸得將人。老閑看人。閒得人意。見唐二體詩。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卅九。辰。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檢。謂。檢。勸也。名。教。札。法。之。士。皆。指。以。為。浮。薄。賤。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三。省。曰。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范。氏。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昭。宗。返。自。鳳。翔。全。忠。篡。奪。之。勢。成。矣。樞。乃。被。其。薦。引。以。為。宰。相。全。忠。之。劫。遷。也。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欲。微。以。示。人。至。公。而。不。意。全。忠。之。怒。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

從已

猶不

繼音言

袞莫候切

斷音捉

見上聲許切

從已。其肯聽已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集覽。東漢蔡邕傳。端委緡。緡注。端委。禮衣也。左傳。吾與子弁冕。端委。杜預注。弁。冕。皆。冠。也。端。玄。端。服。也。案。禮。象。云。有。玄。端。而。章。甫。有。玄。端。而。委。貌。鄭。玄。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袞。等。也。冠。與。委。貌。又。有。不。同。者。焉。有。朝。服。而。冠。者。有。朝。服。而。委。貌。者。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發。明。甚。出。西。北。是。殆。陰。方。殺。氣。之。應。歟。其。長。竟。天。是。殆。兵。禍。徧。及。之。兆。歟。彼。賊。臣。志。在。驅。除。異。己。乃。借。是。以。屠。戮。誣。天。罔。人。甚。矣。綱。目。書。殺。樞。等。於。彗。出。之。下。則。其。矯。誣。濫。殺。固。自。可。元。然。此。徒。諂。附。逆。賊。斷。喪。唐。室。自。謂。得。其。所。依。一。旦。禍。出。不。圖。駢。首。受。戮。投。尸。濁。河。遺。誦。千。古。故。綱。目。於。樞。等。之。死。累。數。而。不。書。其。官。所。以。深。貶。之。也。其。不。書。全。忠。殺。者。則。以。樞。等。自。取。殺。戮。故。反。恕。全。忠。以。甚。樞。等。名。為。搢。紳。不。幸。而。處。危。亂。之。朝。愚。賢。不。肖。皆。知。之。樞。等。名。為。搢。紳。不。幸。而。處。危。亂。之。朝。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十

金州見漢
後主建興
八年西城

司空圖詩
驚去路危
孤舟欲上

更遲遲鶴
珠樹不借
閑人一雙

體詩見唐
三

燧與美同
並莫賄切

倭乙角切

必兵媚切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十四

當賊徒弒逆劫遷之際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則死之
又否則削跡去之可也失身賊手去就不明生死皆辱
雖微慧出之變詎能自免書法若此後之貪榮躁進之
士蓋亦以是少警哉書法殺之者全忠也。不書主名何
全忠之惡至於弒君以及太后則其弒唐臣者常也。無
足深貶者樞輩皆負國之臣綱目而書曰全忠殺之則
是專罪全忠矣。然則蔣玄暉輩非負國者歟其殺之也
曷為主全忠蒙上文全忠之名以書殺。又以見賣國於
人者卒不享其利。以為後世戒。秋八月王建取金州○

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
三省曰王官谷在虞鄉縣中條山昭宗屢徵之不起柳
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集覽衰精力耗也
野少禮節也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
惠難居公正之朝三省曰柳璨言司空圖既非伯夷之
清又非柳下惠之和且朝政如彼而自謂公正通鑑直
敏其辭而燧惡自見可放還山胡氏曰唐末進退不汗
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
踈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處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

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發明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
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此豈非范甯之序穀梁春
秋乎唐前日祿山之亂兩京既復綱目先書追贈死節
之士繼書制陷賊官六等定罪今朱溫之亂先書殺裴
樞等三十餘人繼書召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尋放還
山夫以陷賊而比死節裴樞等大臣累數不書官而比
司空圖之書前官其善惡堯桀也其得失天淵也其榮
辱則華袞之贈市朝之撻也士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
義固非有所為而為之撻也士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
臧否此綱目所以比書于策勸懲斯世庶幾人道有立
不為夷狄禽獸之歸其有補於世教也多矣故曰麟筆
絕而後綱目作書法書前官何美圖也圖自僖宗時棄
官歸隱蓋智士也於是詣闕則陽為衰野失儀以去可
謂潔身亂世者矣故特書之綱目書徵上二十有一而
不至者八不屈者一不就者一不食而卒者一不受九
者一遣歸者一放還山者一詳漢光武建武五年

月梁王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朱全忠
與楊行密王建交通遣師厚將兵擊之自將大軍繼之
攻下七州大破其兵匡凝奔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

襄陽見齊
和帝中興
元年

廣陵見秦
二世二年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

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發明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
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此豈非范甯之序穀梁春
秋乎唐前日祿山之亂兩京既復綱目先書追贈死節
之士繼書制陷賊官六等定罪今朱溫之亂先書殺裴
樞等三十餘人繼書召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尋放還
山夫以陷賊而比死節裴樞等大臣累數不書官而比
司空圖之書前官其善惡堯桀也其得失天淵也其榮
辱則華袞之贈市朝之撻也士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
義固非有所為而為之撻也士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
臧否此綱目所以比書于策勸懲斯世庶幾人道有立
不為夷狄禽獸之歸其有補於世教也多矣故曰麟筆
絕而後綱目作書法書前官何美圖也圖自僖宗時棄
官歸隱蓋智士也於是詣闕則陽為衰野失儀以去可
謂潔身亂世者矣故特書之綱目書徵上二十有一而
不至者八不屈者一不就者一不食而卒者一不受九
者一遣歸者一放還山者一詳漢光武建武五年

者一遣歸者一放還山者一詳漢光武建武五年

不至者八不屈者一不就者一不食而卒者一不受九

謂潔身亂世者矣故特書之綱目書徵上二十有一而

絕而後綱目作書法書前官何美圖也圖自僖宗時棄

官歸隱蓋智士也於是詣闕則陽為衰野失儀以去可

不為夷狄禽獸之歸其有補於世教也多矣故曰麟筆

臧否此綱目所以比書于策勸懲斯世庶幾人道有立

成都見周
安王十五
年蜀

三省曰棗
陽縣屬隨
州自襄陽
至棗陽一
百三十餘
里

瘞傷客切
又陽江丁
絳二切

瞑莫定切
閉目也

尤錫見漢
平帝元始
五年

鎮歲以金帛輸朱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耳。行密厚取江陵，趙匡凝奔成都。冬十月，以密厚遇之。楊師厚取江陵，趙匡凝奔成都。冬十月，以

梁王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梁王全忠擊淮南不利

朱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三省曰：將自襄陽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洛陽以丙戌除全忠諸道元帥。

全忠猶在行營，以是日變計，欲攻淮南。敬翔諫曰：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震懾。此威望可

惜，不若且歸息兵，俟豐而動，不聽。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宋白曰：申州，春秋之中國，漢置平氏縣，魏文帝立義陽郡，宋立司州，入魏，改為郢州，周武帝改郢州

為中州。光州，春秋弦國，漢為西陽縣，魏置弋陽郡，梁末於光城，置光州。北齊置南郢州，後周為淮南郡，隋後為

光州。九域志：自申州東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道險塗潦，人馬疲乏，士卒逃亡。十一月，度淮而北。光州刺史

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悔不用敬翔之

言也。躁忿尤甚。改昭宗謚號。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至

是建議昭宗謚聖穆景文，多溢美，請改之。太常卿張廷範奏：改為恭靈莊愍，廟號襄宗。發明改謚之事，倡其議者蘇楷和其說者張廷範，然舉朝亦無十一月吳王楊行密

有一人能正之者。大書于冊，舉皆罪也。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行密長子渥，素無令譽，令善

官周隱召渥，隱性瘞直。集覽：瘞，愚也。直，正也。祀記：表記

對曰：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好飲酒。三省曰：楊渥時守

宣州，蓋加官司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

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

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徐溫、張顥密言於

行密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

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行密使溫與幕僚嚴可求詣

隱取牒，遣使召渥。渥為楊渥不終。張本以王茂章代守宣州。楊行密以宣州地接杭州，使良將居之。豈知楊渥與王茂章構怨乎。為茂章奔兩浙，張本渥至。以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

勅渠京切

邑亦作吧
並過合切
鳴吧短氣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
 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
 殷衡譖之曰玄暉聞之懼詣全忠言狀時朱全忠在壽
 省曰須待也玄暉懼罪故自往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
 春行營蔣玄暉懼罪故自往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
 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禪代之
 而行之諱其名而受其實魏文帝所謂舜禹之事吾知
 之矣其言雖不至如朱全忠之凶暴其欲篡之心則一
 也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燕岐蜀皆吾勅
 敵晉李克用燕劉仁恭岐李茂貞蜀王建集覽左傳勅
 敵之人注勅強也王遠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
 理然後取之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
 如果反矣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
 邑禮部尚書蘇循楷之父也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
 曆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
 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
 請傳禪詣大梁白全忠全忠拒之發明凡前代篡奪之
 人網日書其自為相國自加九錫復辭不受者所以見
 其矯偽欺世之罪至於賊溫之事則書以全忠為相國

後漢書

相國

封魏王加九錫若真出於唐朝之命者何哉全忠急於
 篡奪肆其暴怒唐朝恐懼亟行封爵故綱目變文不以
 自為自加書之耳若夫全忠不受亦不書其辭者言辭
 則猶有委曲之意而直書不受則直暴怒峻却之而已
 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篡奪極
 矣孰知於篡奪之中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宋齊梁為
 愈下矣世變至此可歎也哉書法晉宋之初書自加某
 官復辭不受譏詐也惟司馬懿不書自書不受為無譏
 此亦非自加也其不受亦譏乎誠也然則予之歎譏也
 何譏欲速也篡奪之臣未有如全忠之欲速者矣綱目
 拜官書不受十九惟王仙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
 芝朱全忠閩主相為嫌辭
 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
 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三省曰帝及德王裕皆何太
 后子也昭宗已弒裕與諸弟稍長相繼而死事已至此
 后之母子能獨全乎后素號多智臨難乃爾蓋當時以
 能隨時上下以全生者為智也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
 與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為誓與復唐祚全忠信之
 玄暉等以殷權知樞密殷衡權判宣徽院事殷等遂誣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四三

玄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等弒太后于積善宮。斬柳璨於上東門。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范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全忠是也。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發明春秋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則以孔父能為有無，故書字書及。所以予之也。綱目書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徐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則以淑等忠於其主，故書官書及。亦以予之也。朱溫兇暴肆逆，一以無道行之。此固盜賊之虜。然上書弒后而下書殺元暉等，不以及書者，蓋以三人實為禍首，黨附逆賊，圖滅唐祚，故綱目書殺以正其迷國之罪，不得與孔父徐淑徐湛之江湛為比也。然元暉等既有其罪，而不書誅者，則以賊溫不得而誅之耳。罷權其輕重而為之書法。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歟。

謁郊廟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殺用十月行謁郊廟之既習儀。朱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徐元行，

祀上聲詳子切

寅丙

唐三年春正月 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奔杭州。楊渥

延唐祚。璨等懼，改用來年正月。至是全忠弒太后，誅璨等，敕以宮禁內亂，罷之。發明郊廟常禮，何害於篡竊。而全忠猶怒而罷之。特書于冊，餘可知矣。吁。書法罷之矣。何以書譏。欲速也。謁郊廟常祀也。而全忠以為欲延唐祚，怒竟罷之。篡奪之賊，未有如全忠之欲速者矣。

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茂章不與。渥怒，既襲位，遣李簡等將兵襲之。三省曰：楊渥襲位，曾幾何時，而修怨於一州。將其補量如此。固不足以君國子民。茂章帥眾奔兩浙。錢鏐以為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馮智舒曰：鎮東節度，唐乾寧中所置。治越州。五代錢氏以越州為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陞為紹興府。元改紹興路。本朝復為紹興府。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初，田承嗣

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日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三省曰：穆宗長慶二年，立史憲誠。文宗大和三年，立何進滔。懿宗咸通十

珩音汴

橐撻各切

檐都濫切

擣普患切

甲之系

殪一計切

天雄軍見

漢成帝綏

和二年魏郡

鎮南見漢

景帝四年

汝南見周

大梁見周

顯王二十

九年

集覽合六

州四十三

縣鐵不能

為此錯合

音閤錯七

各切摩鑪

銅鐵之具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四

趙文珩。尋立羅弘信。羅紹威惡之。力不能制。密告朱全

忠。欲借兵以誅之。全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

全忠女適紹威子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於橐中。選兵

千人為檐夫。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

赴行營。牙軍不之疑。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皆

率如客數百人。與汴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

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

兵入城。發明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魏之牙軍。世濟其惡

故。一旦禍發。嬰孺無遺。此天理昭昭之報。不可誣者。然

紹威亦太慘矣。故書之以梁王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司

殺八千家。以甚之也。夏四月朔日食。○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

之。名始于此。夏四月朔日食。○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

全忠辭不受。夏四月朔日食。○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

平之。聚眾數萬。據高唐。三省曰。高唐。漢古縣。唐屬博州。

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巡內州縣多。鎮南節度

應之。全忠攻拔。屠之。李克用遣兵救之。不克。鎮南節度

使鍾傳卒。子匡時。秋七月。梁王全忠還太梁。全忠留魏

為留後。秋七月。梁王全忠還太梁。全忠留魏

曰。自正月入魏。至是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

七十萬。資糧稱是。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

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

能為此錯也。三省曰。魏州領貴鄉。元城。魏。館陶。冠氏。莘

朝城。昌樂。臨河。洹水。成安。內黃。宗城。永濟。十四縣。博州

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相州領安陽。鄴

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衛州領汲。衛。共城。新鄉。黎陽

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

八縣。澶州領頓丘。清豐。觀城。臨黃。四縣。錯。鑪也。鑄為之

又釋錯為誤。羅以殺牙兵之誤。取鑄錯為諭。范氏曰。自

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歷十

五世。然後夷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唐

之得國。與失之。皆始於魏。由其習亂易動也。而燕人至

晉氏。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

冠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

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

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九月。梁王全忠攻

亂魏而已。豈能為唐室之輕重乎。九月。梁王全忠攻

滄州。劉仁恭救之。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三省曰。

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為首尾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五

滄州見唐
代宗廣德
元年

洪州見漢
武帝元鼎
五年豫章

蓼音了

復州見漢
武帝元朔
二年朔方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五

欲先取滄州。引兵度河圍滄州。劉仁恭救之。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畏汴軍彊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楊渥取洪州。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楊崇本攻復州。賜姓名矣。既而討全忠也。嘗自去其馬。綱目亦以李繼徽書之。而予之以討。以其未忘李氏也。此其復書楊崇本何。削之也。君弑賊不討。而內自相攻。知有李氏者。不如是。冬十月。王建立行臺。王建始立矣。故削之。而下書人。自大駕東遷。三省曰。謂昭宗遷建東向。舞蹈號勳。言曰。自大駕東遷。三省曰。謂昭宗遷洛也。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按李晟討朱泚也。東渭橋。但請。泚拜佐。趙光銑。唐良臣。張或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以通。獨漢侯。檢。上不暇。從

或音郁

暇從

也。其後假張或京兆少尹。以調畿內芻米。表李懷光降將孟涉。段威。勇以要官。未嘗承制封拜也。仍以榜帖告諭所。李克用遣兵攻潞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數部。劉仁恭以幽州叛。李克用又約朱全忠共攻之。此克用之所深恨也。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李存勗智識。能輔其父。所不逮。克用以為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梁王全忠。遣劉知俊救復州。邠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梁王全忠遣劉知俊救復州。邠人大敗。夏州告急於全忠。全忠遣知俊等救之。崇本將崇本所將者五鎮之兵耳。蓋併將秦隴之兵。為六鎮。集覽。美原。耀州。美原縣。屬京北府。今安西路。鞏州。占耀州也。知俊等擊敗之。乘勝攻下。梁王全忠以高季昌為荊

拓境之拓
音託。開也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四六。邠延等五州。西軍自是不振。梁王全忠以高季昌為荊

昭義節度
見周赧王
五十三
上黨

訃音赴告
喪曰訃

困區倫切
又音窘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六

南雷後

武貞雷彥恭。屢寇荆南。雷後賀瓌閉城自守。三

省曰。去年九月。汭將賀瓌守荆南。朱全忠以為

怯。使李昌代之。三省曰。高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

于河東。梁王全忠引兵還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會帥將

攻潞州。會舉軍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雷後會見

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

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三省曰。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丁會其有是非之心者乎。克用厚待之位

於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芻糧

山積。命悉焚之。在舟中者鑿而沈之。朱全忠率兩河之

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孤城破在旦夕。遽以潞州內叛

燒營而退者。豈不知功壞於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

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

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據洛都。一正唐室。全忠之篡事

不成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城

中數日。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

所餘以救其命。全忠雷數困以遺之。劉守文之辟甲而

情可矜。故全忠之凶暴亦為之感動。潞州賴以濟。書法

書

後廿七正見

會全忠所舉也。外降矣。書官何予會也。先是昭宗凶問

至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及嗣昭攻潞。會有梁王。凌虐

唐室之言。則知有唐室者也。當是

時能如會者鮮矣。故書官予之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三

四七

